

Tarxian Qa
Harian Tongshu

杨 镰 陈宏博 主编

探险与发现丛书

追踪野骆驼

袁国映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Tarxian Yu
Tarxian Longshu

杨 镰 陈宏博 主编

探险与发现丛书

追踪野骆驼

袁国映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踪野骆驼/袁国映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9

ISBN 7-228-06632-4

I. ①追… II. 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806 号

追踪野骆驼

袁国映 著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 000

ISBN 7-228-06632-4/I·2440

定价 15.00 元

走近野骆驼

(代序)

杨 镰

2000年年底,作为第一批读者我反复阅读了英国作家约翰·海尔博士的名作《迷失的骆驼》的中文译本。如今我又有幸成了中国学者袁国映先生的纪实之作《追踪野骆驼》的第一个读者。近来常有人谈到野骆驼,但读完了这两本书,特别是读过袁国映的《追踪野骆驼》,我才知道野骆驼的真实处境,才有了对野骆驼生存情况的基本了解。

在把这两本书推荐给中国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之际,我愿意写下自己的读后感,哪怕仅仅为了表达对野骆驼的明天的关注。



广大读者本来对于中国西北特有的野生动物野骆驼知之不多。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经媒体广泛宣传,一时间野骆驼竟有了仅次于国宝大熊猫的知名度。事实上,自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西北野骆驼存在的数量已经少于大熊猫。作为一种濒危动物来说,它的确应该受到举世关注。

明明日渐稀少,野外几近绝迹,然而长期以来野骆驼之所以不像大熊猫等濒危动物那样受到重视,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总认为它与家骆驼原本就是一种动物,只不过一个生活在荒野,一个生活在牧人畜群之中。而目前家骆驼虽然已经不像中古时期那样常见,但远无灭绝之虞。

所以,野骆驼与家骆驼的关系是人们了解、认识野骆驼的第一个难题。

骆驼是人类驯养的主要家畜之一,然而人类从何时开始驯养骆驼,却没有任何记载。从一般规律推测,这要比驯养牛羊略晚,但应该和驯养马匹大致同时。有的学者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推测,骆驼进入人类生活,应是 3 000 年前的事;但也有人断言,人类驯养骆驼为己所用至少有 4 000 年了。尽管很难对具体年代作出判断,但在远离海洋的中亚,人类有了交流、特别是迁徙的需要时,驯养马、骆驼的情况就必然会出现。在亚洲腹地,在塔里木诸绿洲,骆驼尤其重要。和田著名的约特干

曾是塔里木绿洲文明的典型遗址,19~20 世纪之际杜特雷伊、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在此都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过有骆驼形象的泥塑、画板等文物,较早的年代可以上溯到 2000 年以前。而约特干,一般认为就是西域古国于阗的国都。中国西北岩画上常见到骆驼形象,可岩画断代不易,许多岩画实际上是整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性画卷。而且在那些岩壁上所画的骆驼到底是野生还是家养的,几乎无从判断。

1972 年,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市出土了一幅魏晋时期的画像砖,图中有两峰骆驼,母骆驼在仰头吃树叶,小骆驼在一边观望。图是杏红、黑、白三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母骆驼清清楚楚地画上了鼻栓和缰绳。它无疑是人类驯化的役用骆驼。这是我所见到的较早的表现骆驼已经为人所驯养的图画。嘉峪关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而这幅画反映出了公元 2~3 世纪的当地社会生活场景。可见骆驼是与丝绸之路并存的。在一定程度上,骆驼是丝绸之路出现的前提,是丝路繁荣的吉祥物。

人类驯养骆驼,要早于丝路开通。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野骆驼与人类驯养的骆驼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877 年,第一个为俄国博物馆提供了几具野骆驼标本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断言,野骆驼与家骆驼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就像野马与家马。普尔热瓦尔斯基持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野马就是他发现的,并将野马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马”。遗憾的是,他关于野骆驼的看法并未得到普遍认同。瑞典探险家斯

文·赫定就坚持认为,所谓野骆驼,就是跑野了的家骆驼。不但赫定,1905~1906年在塔里木考察的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也坚信没有什么野骆驼,只有不愿受人役使而逃归自然的家骆驼。其实,这本是塔里木古老绿洲的居民们的传统认识。我认为人们历来所见的野生的骆驼当中,确实搀杂有人类历史时期中逃归自然(返生)的家骆驼。……在坎坷漫长的古丝路上,大风沙一直刮了三五天,驼队和商旅都因饥渴而死,只有更耐饥渴的骆驼熬过灾难;因为打火印或发情等意外,家骆驼逃逸不归时有发生;时逢战争摧残或水分布的变更致使绿洲家园与荒漠发生置换,也曾使驯良的骆驼无家可归。1971年林彪事件刚刚传达时,我正在新疆巴里坤当“牧马人”,马群搬家用的骆驼就有两峰丢了始终未能找回,据认为是主动“叛国外逃”,跑到蒙古国的戈壁滩当野骆驼去了。赫定、斯坦因、亨廷顿和别的探险家们的驼队中都跑掉过骆驼。

役用骆驼逃逸的一个原因,便是出于野骆驼的引诱。人们见到的野骆驼之中当然有它们的身影。由于“跑野的家骆驼”往往是骗驼,即便不是骗驼,在野外恶劣环境中适应能力也绝不可能与真正的野骆驼相比,它们的存活率不会高,繁殖的机会一定极少。所以人们在野外见到的骆驼,主要是真正的野生骆驼。活动范围离绿洲太近的零星个体,则应该有返归大自然的家骆驼或它们的后裔。

可以推想,在远古时期人类捕获了本是野生的骆驼,并驯为家养。如同别的家畜,骆驼由不怕人进而到为人类役使,最终也成了一种新的家畜。野生的骆驼之中没

有被人类捕获役使的群体,仍然长期生活在荒漠林莽。几千年的时间里,不同的生态环境使同一种动物在进化过程之中习性、体态、遗传基因等方面都有了明显差异……

在我们看到的关于野骆驼的早期文献之中,塔里木的绿洲居民们对野骆驼最深的印象就是它们极其惧怕——或说厌恶——人类。1896年2月,一直以普尔热瓦尔斯基后继者自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克里雅河进入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赫定早就渴望仿效普尔热瓦尔斯基,得到一具野骆驼标本,并对野骆驼作实地观察。他终于要如愿以偿了,因为向导告诉他,克里雅河尾间到塔里木河之间,是野骆驼的乐园。人们说,野骆驼是广袤无人区的真正主人。而野骆驼最仇恨人类,这也是它寄身荒漠的原因。人们说,只要受到惊扰,野骆驼会不停地奔跑两三天;而且但凡见到火,哪怕是烟味、烟味、灰烬,都如同白日见鬼。人们还说,也许是害怕,也许是厌恶,也许是怜悯,反正它们躲避役用骆驼就像背离瘟疫。克里雅河以北的最后一个牧人买买提巴依曾收养过一峰出生仅仅一个星期的小野骆驼,它还不知道该害怕什么,它可以和羊群生活在一起,如鹤立鸡群,但对人则抱有本能的敌意。赫定注意到,家骆驼总能最早发现它们的同宗即将出现,只要附近有野骆驼,家骆驼便像被阉割般沉痛高鸣,翘起尾巴,嘴里流出一团一团的泡沫。特别是见到了野骆驼遭到杀戮,简直发了疯,驼夫不得不将它们紧紧拴住才不至于出意外。

野骆驼对人类、进而对人类的“助手”家骆驼的惧怕、

排斥这一特点,也给步斯文·赫定后尘进入罗布荒原的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正是斯文·赫定和亨廷顿,坚持认为所谓野骆驼实际上就是逃离人类束缚的家骆驼。

1896年,克里雅河下游是野骆驼的乐园。斯文·赫定的探险记《穿越亚洲》,用相当显著的篇幅记述了他的驼队在沿克里雅河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猎获野骆驼的情况。他特别写到:当他的助手斯拉木巴依用猎枪击中一峰母野骆驼时,母野骆驼立刻卧倒在地,以膝盖和胸膛支撑着身体,将嘴张开,疼痛得狂叫起来,叫声让人心悸。剧烈的痛苦使它不得不把头插进沙子,全身抖动,痛不欲生。直到猎人用匕首结束了它的苦难。为此赫定说:“这种没有目的的杀戮使我很惭愧,我不得明确禁止以后再枪杀野骆驼。”1900年春天,赫定探险队在前往阿提米希布拉克的途中,与一群野骆驼迎面相遇。一峰四岁的公野骆驼中弹倒地,等他们来到跟前时,垂危的小野骆驼还在咀嚼反刍。宰杀这峰小野骆驼时,他们竟发现它挺拔的前驼峰之中有一颗铅弹,那是很久以前被当地猎人击中之后而留下的。当时,野骆驼并非濒危动物,也不可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赫定的记录就如同《警世通言》,时隔两个世纪读之,仍然使人们受到震撼。

二

探讨野骆驼在中国西北的分布史,是意味深长的话题。

中唐时期,诗人岑参在路经河西走廊时,曾在酒泉品尝过野骆驼肉。据地方志记载,明清之际,西北广袤地区都是野骆驼出没的区域。19 世纪后期探险时期到来,野骆驼游荡在叶尔羌河、克里雅河、塔里木河等重要河流的尾间。阿尔金山、昆仑山的洪积扇和谷地也有分布。1876~1877 年冬天,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从罗布荒原前往阿尔金山,目标之一就是观察野骆驼,搜集完好的标本。在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中,普尔热瓦斯基说,他的罗布荒原之行将解决“很久以来一直使所有博物学家甚感兴趣的野骆驼和野马问题”。在阿尔金山山麓 40 天之间奔波了 500 俄里,他们仅仅见到一峰野骆驼。返回罗布泊岸边,1877 年 3 月 10 日,两个罗布猎人从阿尔金山的阿其格谷地猎取了两峰野骆驼并卖给了普尔热瓦斯基,其中一峰是母驼,而且怀着孕,如果不是被打死了,它将在一两天后分娩。他实际上得到了三个标本,其中包括那峰难产的幼驼。

19 世纪末,野骆驼在克里雅河,特别是在罗布荒原以及荒原两侧的库鲁克塔格、库姆塔格、阿尔金山等地并不罕见。罗布荒原的水源地阿提米希布拉克(六十泉)被称为野骆驼的乐园。而世居库鲁克塔格山村的罗布猎人帕万、阿不都热依木父子,是著名的“猎驼人”。而 20 世纪初赫定再次到来时,他已经注意到罗布荒原特有的动物新疆虎、野骆驼,都已经出现了生存危机,数量在锐减。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与蒙古国交界的黑戈壁,野骆驼成了传说中的物种。即便有,也非常罕见。我在那一带“接受再教育”的六七十年代,人们对野骆驼已

经十分陌生。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西北的河西走廊西部、塔里木东端等地,一再有出动越野汽车,利用自动武器,成规模地猎杀野骆驼、黄羊等野生动物的事发生。那时,野骆驼并不被看好,一个“老猎手”亲口对我说,与马鹿、黄羊相比野骆驼肉是“下等肉”,又粗又没滋味,吃起来“如同咀嚼木头渣滓”,还苦咸苦咸的,拉嘴。但为了一饱“口福”,还是有人上天入地,不计后果地必欲将其赶尽杀绝。

到袁国映先生写出《追踪野骆驼》一书的今天,野骆驼已经比大熊猫还稀少。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野骆驼就难得一见踪影了。

在《追踪野骆驼》一书的结尾,袁国映特意指出:对于面临着从地球上消失的危险的野骆驼,只有威胁过它们的人,才能够保护和拯救它们。

事实上,野骆驼最危险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

然而,野骆驼要想摆脱灭绝的厄运,也只有依靠人类!

三

2001 年 2 月 10 日,格林威治时间 9 时。

设在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正式宣布:科学家通过对 DNA 的检测,证实野骆驼与家骆驼是哺乳动物中两个不同的物种,而不是像原来

人们认为的那样,或是生存于不同环境之中的同一种动物,或是同一种动物的两个亚种。

这个消息来得太及时了,因为在 21 世纪开发西部的历史过程之中,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重大举措将使野骆驼获得新生;这个消息来得太迟了,因为在过去的千年之中野骆驼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世袭领地。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不同的生存环境的野骆驼和家骆驼已经进化成为两种动物,如果只有家骆驼存在,人们将无可挽回因他们的短视、无知而造成的恶果。野骆驼的濒危处境和一旦灭绝的后果,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对于上述消息的真正意义,或许一时间人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然而,约翰·海尔的《迷失的骆驼》和袁国映的《追踪野骆驼》,就是它的权威注释。

目 录

走近野骆驼(代序).....	杨镰(1)
导语 野骆驼之梦	(1)
一、乌兰巴托的梦想	(8)
二、穿越葛顺戈壁无人区	(38)
三、拉配泉巧遇野骆驼母子.....	(61)
四、两进罗布泊无人区.....	(86)
五、科什兰孜的风暴	(118)
六、穿越库姆塔格沙漠	(138)
七、梦想成真	(156)
后记.....	(176)

导语 野骆驼之梦

在西北生活过的人都见过骆驼。自古,荒漠行旅还将它叫做“瀚海之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西部和蒙古国广袤的荒野里出没着骆驼的近亲——野生双峰骆驼。随着世纪之交的到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日益深入人心,野骆驼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这里,让我先介绍一下关于骆驼的情况。

骆驼是人类驯养的主要家畜之一。骆驼的样子,可以说是其貌不扬。尤其是在夏季,驼毛脱得半裸,绒毛一块块挂在身上,活像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俗称“四不像”的麋鹿,充其量不过是有四个“不像”,而骆驼又像又不像的地方就多了:老鼠般的耳朵、牛的蹄子、虎的足下肉垫、兔的嘴唇、恐龙的脖子、马的鬃毛、鹿的粪球、羊的尾巴,只有驼峰与众不同,是它自己特有的。

人们常把能吃苦耐劳且力大能负重的壮汉戏称“像头骆驼”。不错,人类驯养的家骆驼在所有的家畜中身材最高大,体格最魁梧,最能忍饥挨饿,可以数天不吃不喝照样干活。强壮的骆驼可背负 200~300 公斤货物在戈

壁沙漠中日行 30 公里,因此,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往往一个大的商队由数千峰骆驼组成,驼队蜿蜒数公里,队伍十分壮观。在人类文明史中,骆驼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辉煌的功绩。随着近代人类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发展,骆驼逐步被替代,其经济价值已大大减小,但它始终是人类的朋友,在人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骆驼科家族有五个亚种:非洲和西亚的单峰驼,中亚的双峰驼,南美的原驼、羊驼和驼马。这五种动物在体形大小以及外观上有明显差别,是不同的物种。但谁能想到它们在进化史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整个骆驼家族的发源地竟是近代已经不见它踪影的北美洲!

很早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在西部的荒漠出没着野生的骆驼。1877 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在中国罗布泊地区见到了纯野生的骆驼,并定名野生双峰驼以来,陆续有不少中外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俄国探险家罗布洛夫斯基、科兹洛夫、格鲁姆-伊什麦罗兄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都在罗布泊地区记录过、考察过野骆驼。

普尔热瓦斯基 1877 年对野生双峰驼的记载,是外国人对野生双峰驼生存情况的最早正式记录:

罗布泊的居民都说,野骆驼现在栖息地是在罗布泊以东的库姆塔格(沙山)周围的沙漠里,野骆驼也常常来到塔里木河下游或库鲁克塔格山区,有时在车尔臣河以北的沙漠里也能见到。但是车尔臣河以西直到和田一线以北的沙漠里不知道有没有骆驼栖息。20 年前,现在的

卡尔克里克村(即现在的若羌县城所在地)位于罗布泊的岸边,在卡尔克里克村以东的阿尔金山山区及其周围的山脚下,曾有成群的野骆驼生活在那里。给我们带路的卡尔克里克村猎户及其他猎人对我们说,当时看到几十峰甚至几百峰一群的野骆驼也不稀奇。我们的向导年龄已经很大了,据说在他的狩猎生涯中,用火绳枪打到的野骆驼不下一百峰。随着卡尔克里克村人口的不断增加,罗布泊地区的猎户也不断增加,因而野骆驼正在不断地减少。即使罗布泊周围还有野骆驼栖息,为数也不多了。有些人好几年碰不上一峰,在运气好的年份里,夏秋两季能打到五六峰。一到秋天,野骆驼就长出很厚的膘,肉可以吃,皮可以做衣服。一张毛皮在罗布泊可以卖十腾格^①(相当于1卢布30戈比)。

据罗布泊的猎户说,野骆驼都是从库姆塔格来的,现在又回到那里去了。但是,沙漠里没有水,人根本没办法进去,起码罗布泊附近的居民谁也没有进去过。从前有人从查格里克泉起程,准备到沙漠里去,结果陷进膝盖深的松软流沙里挣扎了整整两天,搞得精疲力竭,最后失败而归。但是库姆塔格里也不一定完全没有水。要是真的没有水,野骆驼就不可能在那里生存下来,很可能在某些地方有泉水可供其饮用。野骆驼和我们饲养的家骆驼一样,吃惯了简单而粗糙的食物,即使远离人类居住的绿洲,即使沙漠环境再恶劣,也能顺顺当当地生存繁衍下

① 腾格,又译作“天罡”。是当时塔里木地区使用的货币单位。

去。

在炎热难当的夏季里,野骆驼要到阿尔金山中凉爽的峡谷里去避暑,因此在海拔 3 300 米甚至更高的山上留下了它们的足迹。我们的向导说,曾在阿尔金山南坡的高原台地上看到过野骆驼。除了气候因素外,野骆驼来到高山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食物丰富,水源充足。山上有很多驼绒藜,还有少量它们喜欢吃的豆科植物野豌豆,而且很容易找到山泉。到了冬天,大部分野骆驼又回到海拔低的温暖的沙漠里了,只有小部分野骆驼偶尔还上山。

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一次见到野骆驼是在“死亡之旅”之后的 1896 年春天,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克里雅河的河身有时宽达百公尺以上,有时又缩成十几公尺甚至几公尺宽了。但是,河边的芦苇丛仍旧稠密,胡杨树照样向远处延伸。

突然,向导像中了电击一样立定了,随着一声枪响,一峰野骆驼颤抖了一下,向我们这边看看,转身就逃。但那峰十二岁的雄性领队者只走了一两步就跌倒了。后来每天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野骆驼,时而奔跑时而轻巧地漫步,见得多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野生双峰驼被认为是家养双峰驼的祖先,是真驼属仅存的野生种;西亚和非洲的野生单峰驼则早已在数百年前就从地球上灭绝了。不少人常常把野双峰驼认做逃跑的家双峰驼,谁能想到经过几千年的分化,它如今已变为与家驼遗传基因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呢?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 1980 年组织的罗布泊科学